

I1
1=2
:5

傅雷译文集



第五卷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·合肥

责任编辑 江奇勇
装帧设计 蒋万景

傅雷译文集

第五卷

*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7.75 插页：7 字数：336,000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新一版

定价：7.2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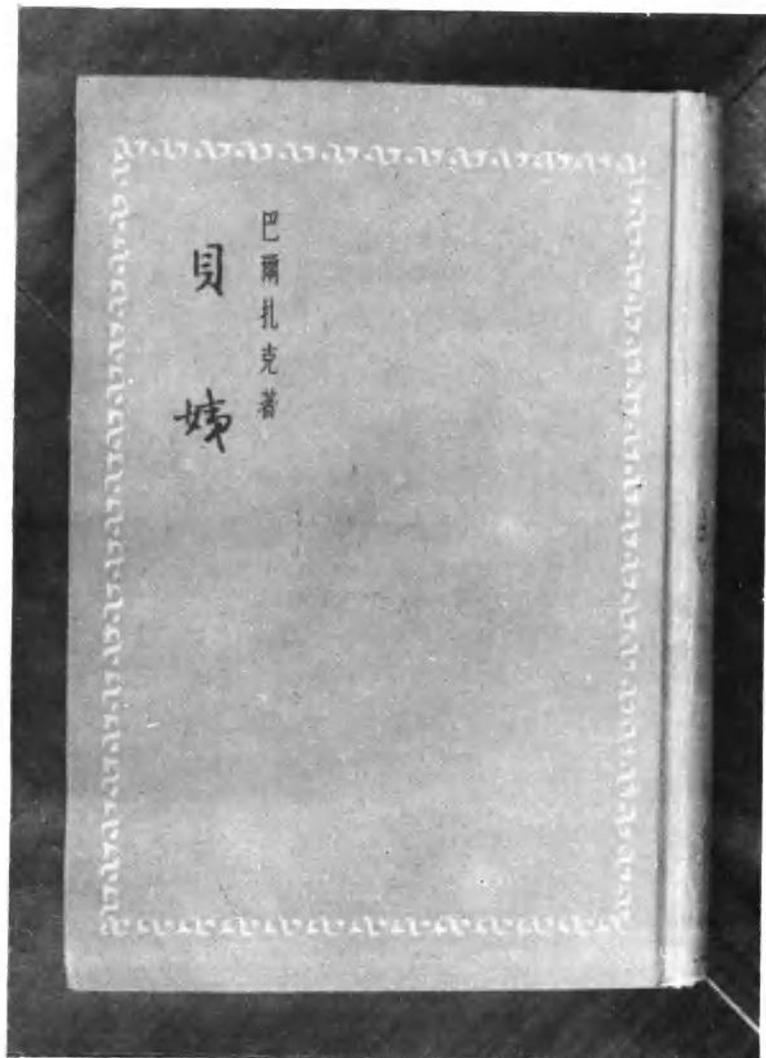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96-0216-3/l·19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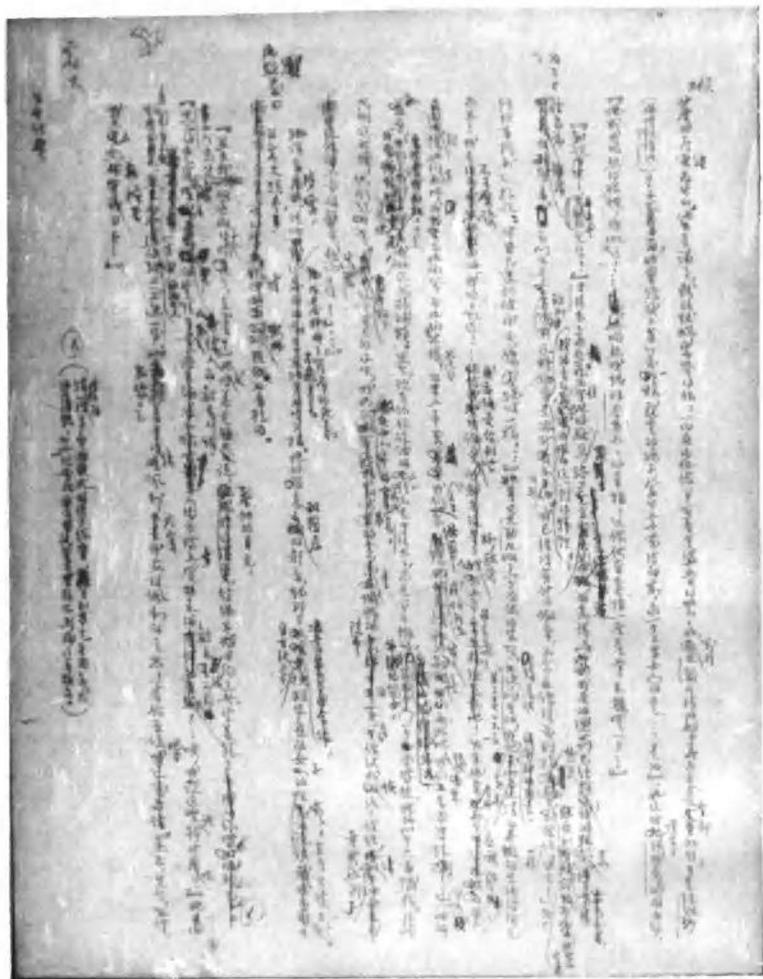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七年在苏州



一九五六年和夫人朱梅馥合影



《贝姨》一九五四年文版封面



《贝姨》初译稿

第五卷说明

本卷收录傅译巴尔扎克的《贝姨》，这部作品在《人间喜剧》总目里，列入“风俗研究编”的“巴黎生活栏”，与《邦斯舅舅》一书共同冠以《穷亲戚》这个总标题。译本完成于一九五一年五月，同年八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；本书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四月“根据平明出版社纸版重印”本排校。

目 次

贝 媛

内容介绍	3
译者弁言	5
贝 媛	7

巴 尔 扎 克

贝 姨

Honoré de Balzac
LA COUSINE BETTE

- 1) Edition CALMANN LEVY, MAISON QUENTIN, Paris, 1888 (illustré).
- 2) Edition Flammarion, Paris.
- 3) Edition, 'LES GRANDS MAITRES', Bordas, Paris, 1948 (illustrée et annotée).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(查理·于阿)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(比哀·居斯芒)
(按照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内 容 介 绍*

巴尔扎克自命为观察人性的专家，兼分析社会的史家。他笔底下的人物，有如博物学者显微镜下之动植物。他分别类型，观察个性，记录环境的影响；而这些又出之以卓越的艺术手腕，丰富奇谲的想象，奔放恣肆的文体，使作品从不因现实的精细而显得枯索沉闷。《贝姨》既是路易·腓列伯时代的一部风化史，又是淋漓尽致的一幕悲喜剧。书中人物都代表一种极端的痴情。穷亲戚贝姨是怨毒与仇恨的化身，美男子于洛是沉湎女色的人妖，于洛太太是贤妻良母式的天使，华莱丽是毒蛇般的娼妓，克勒凡是虚荣的冤大头，作者集这些典型人物于一堂，把他们错杂的活动，激烈的情欲，善恶的对比，光暗的交织，构成一幅五光十色，触目惊心的大壁画。

* 这则内容介绍，系译者一九五一年为平明版《贝姨》一书所写。



译者弁言

欧洲人所谓的 *cousin* (法文多一 *cousine* 指女性)，包括：

- 一、堂兄弟姊妹，及其子女；
- 二、姑表、姨表、舅表的兄弟姊妹，及其子女；
- 三、妻党的堂兄弟姊妹，及其子女；妻党的表兄弟姊妹，及其子女；
- 四、夫党的堂兄弟姊妹，及其子女；夫党的表兄弟姊妹，及其子女。

总之，凡是与自己的父母同辈而非亲兄弟姊妹的亲属，一律称为 *cousin*，其最广泛的范围，包括吾国所谓“一表三千里”的远亲。换言之，我们认为辈分不同的亲属，例如堂伯堂叔，表伯表叔，表姑丈表姑母等等，在欧洲都以 *cousin* 相称；因为这些亲属虽与父母同辈，但已是父母的 *cousin* 与 *cousine*，故下一辈的人亦跟着称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。

本书的主角贝德，是于洛太太的堂妹，在于洛先生应该是堂的小姨（另一方面是堂姊夫），对于洛的子女应该是堂的姨母。但于洛夫妇称贝德为 *cousine*，贝德亦称于洛夫妇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；于洛的儿女称贝德亦是 *cousine*，贝德

称他们亦是 *cousin* 与 *cousine*。甚至于洛家旁的亲戚都跟了于洛一家称贝德为 *Cousine Bette*。而本书的书名也就是 *Cousine Bette*。

我们的习惯，只有平辈之间跟了小辈而叫长一辈（所谓三姑六婆就是这么叫起来的），决没有小辈把长辈叫低一辈的。西方习惯，称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 固并无长幼的暗示，但中文内除了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之外，就没有一个称呼，其范围之广泛能相当于 *cousin* 与 *cousine* 的。要找一个名词，使书中的人物都能用来称呼贝德，同时又能用作书名，既不违背书中的情节，又不致使中国读者观感不明的，译者认为唯有贝姨两字，而不能采取一般的译法译作“从妹贝德”（从妹系古称，习俗上口头上从来不用）。对小姨子称为姨，对姨母称为姨，连自己的堂姊妹也顺了丈夫孩子而称为姨，一般人也跟着称姨，正是顺理顺章，跟原书 *Cousine Bette* 的用法完全相同。

贝 姨

—

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，一辆在巴黎街头新流行的叫做爵爷的马车，在大学街上走着，车上坐了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，穿着国家禁卫军上尉的制服。

在那般以风雅为人诟病的巴黎人中间，居然有一些自以为穿上军服比便服不知要体面多少，并且认为女人们目光浅陋，只消羽毛高耸的军帽和全副武装，便会给她们一个好印象。

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，眉宇之间流露出一派心满意足的神气，使他红堂堂的皮色和着实肥胖的脸庞显得更光彩。单凭这道靠买卖挣来的财富罩在退休的老板们额上的金光，我们便可猜到他是个巴黎的得意人物，至少也是本区的助理区长之类。所以，象普鲁士人那样鼓得老高的胸脯上，荣誉团的小红丝带是决计少不了的。趾高气扬的坐在车厢的一角，这个佩带勋饰的男子左顾右盼，巴黎的行人往往即在这种情形之下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，其实那副笑脸是为他心中的美人儿的。

爵爷到了美猎街和蒲高涅街中间的一段，在一座大屋子门前停下；那是在附有花园的老屋子空地上新起的，老屋